

施 公 案

(上)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目 录

续纂施公案

第一回	为政有功升仓厂 行路偶遇盗官粮	(2)
第二回	访恶霸仓廩除害 行善事罗汉临凡	(9)
第三回	索御史潞河巡漕 众官员射箭赌钞	(15)
第四回	施贤臣设计请客 索御史暗恼大人	(22)
第五回	索御史惧参请罪 施贤臣假审庖人	(28)
第六回	至尊下郊祈甘雨 番僧妄想讨御封	(33)
第七回	张洪教擒拿妖怪 甘重元控告渚龙	(42)
第八回	张洪教暗进雨坛 傻和尚明警世界	(50)
第九回	众水怪行雨助威 金甲神持鞭保驾	(58)

第十回	惧诏问妖僧慌奏 破邪术天师出班	(65)
第十一回	张天师法台驱邪 掷铁牌龙潭致雨	(71)
第十二回	王灵官捉妖交令 番僧法坛现原形	(79)
第十三回	施贤臣遵旨求雨 傻和尚闭锁空房	(87)
第十四回	念歌谣助雨济世 种银苗遁迹归山	(94)
第十五回	众仓户巧蒙作弊 施大人复申牌示	(101)
第十六回	奏条陈仓上奉公 施大人钦命出巡	(106)
第十七回	入京师贤臣陛见 扮客商私访民情	(113)
第十八回	少妇送殡露破绽 恶霸行路逞威名	(121)
第十九回	走漫洼小西取水 逢贼寇贤臣遇灾	(128)
第二十回	众寇盗嘲笑对句 关小西闻信惊心	(133)
第二十一回	商家林贤臣被困 三义庙义士发疯	(141)
第二十二回	施贤臣被绑明柱 关义士独闯贼巢	(148)

第二十三回	关小西轻冒锋刃 施按院暗惊魂魄	(153)
第二十四回	小银枪鏖战关太 众绿林箭射施公	(157)

续纂施公案

第一回 为政有功升仓厂 行路偶遇盗官粮

诗曰：

九霄谪下一星君，为佐兴朝落世尘。

初任江都称令宰，终升漕运作良臣。

阎罗施老名何愧，宋代包公品亦真。

姓字直须留画阁，铭功应合上麒麟。

话说施公自从关小西来投，禀说西山桃花寺淫僧恶迹，暗中采访确实，奏明康熙佛爷，复令关太、王殿臣、郭起凤，调动芦沟桥飞虎厅官兵，将淫僧慧海、性本俱行擒拿，锁解进京，到顺天府衙门，审明口供画招毕，俱各收监。施公见天色已晚，回到宅内，父母面前请安，来至书房修本，写妥装入本匣安歇。

至次日五鼓入朝，将本章交与梁九公转奏圣上。康熙圣主龙目览毕，御批：“慧海、性本败坏佛门，内有人命，即行处斩。其余众僧按律治罪。寺内所藏妇女，除马桂姐之外，着其本家亲丁认明领去。桂姐原毕翁婿之案，任其婿自便。钦此

钦遵。施仕伦为国勤劳有功,应升通州仓厂总督,即日赴任。”施公接了批旨,望阙叩头谢恩,领旨出朝。到顺天府吩咐书吏,连夜会同刑部,遵旨将慧海、性本二僧正法,其余众犯亦各按律定拟。发落已毕,新府尹前来上任,施公接进衙门,将已结未结案卷全交待明白。诸事办毕,出衙回府,来到门前,但见报喜之人来往喧哗。施公走至厅堂,父母面前问安已毕,将奏事升官缘由禀明太老爷、太夫人,俱各心中大悦,吩咐管家开发喜钱,此时合宅庆乐不表。

且说贤臣派人将王殿臣、郭起凤、关小西寻来。不多时,三人齐到,来至书房,见了施公,一同跪倒,叩喜已毕,侍立一旁。贤臣心喜,因三人破案有功,俱加厚赏,复说带他们通州仓厂当差。三人闻听,情愿同去。贤臣分派已定,即到各处拜客,府内演戏三日,亲朋齐来庆贺。贤臣应酬几日,有通州仓上人役前来,接到府门。施公不带家眷,只叫施安、王殿臣、郭起凤、关小西收拾了行李包裹,诸件齐备,叩辞了父母,告别了兄嫂,往外面就走,众亲友送到府门外,俱各哈哈腰儿,施公乘上座骑,内司人役前护后拥,围随着大人往通州进发,要赶吉时上任。

不多时出了齐化门,贤臣马上观看,只见车马往来,拥挤难行。留心细瞧,大车上装的全是粮米。正在前往观望,听路上车夫喧嚷,因为争辙相打,各道字号,不肯逊让。这个说:

“你未从欺我，该探问探问外号儿，人称‘显道神’，谁不晓得？祖宗让过谁？”那个说：“小子，你别吹牛腿！大太爷在轮字行京通湾卫，朋友甚多，提起大号‘黑塔赛孟尝’，那个不知？”只见彼此骂着，扭结不开。那时康熙年间，石路尚未修齐，所以车辆难行。却说两个车夫只顾揪打，车上粮米擗在道路并不经管。猛见从四外跑来一群男妇，并非近前劝解，“哄”的一声竟扑了米车，一齐动手。贤臣不解其意，勒马细察，但见这些人奔到车前，从袖内扯出明晃晃的尖刀，照着米口袋往下便扎，登时粮米顺着窟窿直倾莫遏。那些人各从腰内解下布缝的小口袋，撑开袋口对准窟窿接米，收盛满了，抗在肩头飞跑而去。还有用簸箕撮的，衣裳兜的，乱纷纷如蚁盘窝。不多时，车上米粮约失大半。贤臣马上看的明白，甚是恼恨，正要分派人役前去锁拿，忽见有几名官兵，手举马鞭将盗米之人一顿乱抽，打的四散；又将车夫喝开。二人不打闹了，回来看车，只见粮米被人盗去许多，口袋被刀扎了个稀烂，满地撒的白花花粮米。二人这才着忙、后悔，大骂几句，只得把车上口袋一齐搬在地，连忙从方近买了些号粮，将口袋余剩的倾出搀合完毕，连泥带土撮在一处，比够凑足，复装在口袋，用绳捆紧，扛载车上，摇鞭赶车，恨恨而去。施公俱看在眼里，暗地说道：“难怪在京八旗人等报怨，好容易等到开仓，关了米去不值钱，原来竟是这些奴才弄弊。如此看来，真是可恨！”施公思想往前

行走,但见扫米之人成群搭伙,满路穿梭。贤臣看罢,甚是带怒,暗说:“此等人万不可留,到任后必先除净!”

正在心中思想,不觉马到通州西门,抬头一看,前边执事甚是鲜明,属下职官排了两溜,前来接迎。吏役官员报名已毕,锣声震耳,青衣喝道,一直行到仓厂总督衙门。只见内外悬红结彩,鼓乐喧天,众人衙门外跪接。亲随人等跟定贤臣乘马来至大堂滴水檐前,人役伺候,连忙搀扶大人下马,即刻升堂。前任大人交待明白,告辞出衙,归驿等候盘查不表。

且说属下官员吏役接连前来,叩拜已毕,天色将晚,众官人等俱各散去,贤臣退堂歇息。次日清晨,净面用茶已毕,诸事完备,这才穿戴齐整,叫家人施安往外去传,吩咐人役,外面顺轿,将执事列在两旁伺候。贤臣乘轿带领从人执帖回拜已毕,大人回在衙中,升堂理事。人役两旁站立,说明仓上成规,吩咐书吏按律出示晓谕:如有仓厂内外舞弊之人,访查明白,重责治罪。又用酌笔标了几张手票,派人役沿河一带催各帮船户,倘有无故停留迟滞者,如被查出,立拘锁拿问罪。将王殿臣、郭起凤唤到,吩咐带领兵丁差役人等,在旱路上来往察访扫米之徒,如若见其扫米者,不分男妇,一并锁拿。分派已完,贤臣退堂。

且说郭、王二人,各遵示谕,带领一千人众,出衙而去。未及三日,将扫米之人拿住许多。二人进衙禀明,大人即刻升

堂，人役押到公堂俱已下跪。贤臣一看，满脸带怒，用手一指，高声断喝：“尔等这些无知的奴才，真正可恨！你们未从起意私抢皇粮，也该想想国家的法律。从南边运来的米粮，俱是万岁爷养八旗兵丁之储，国家需用之物，那许尔等妄行私窃的道理！清平世界，不务正道，竟敢大胆胡为。尔等只顾用刀扎破口袋，盗米肥己，岂知漕船比你们偷的更多。那些狗才车夫，恐怕米粮数目不足，难以交仓，搀些泥土。仓上官吏并不用心查验，下入仓廩等到八旗人等关粮之期，以致关去，不能食用，岂不反苦害军民？在京旗人，年月演习弓箭，保国当差，并非容易，这米乃是老幼的口粮，似此连灰带土，原来尽是你们这些奴才闹的诡弊！快快的实说：何人与你等作主，竟敢如此胆大？尔等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众人见贤臣大怒，俱各往上叩头，哀求大人开恩：“小人们实系皆因家中寒苦，无奈，扫些土粮度日，并非受人主使。扎口袋盗官粮，欺心妄作，小人天胆也不敢，恳求大人开天高地厚之恩，小人们实是冤枉，望大人恕罪。”贤臣一心要断此等之人，遂大声喝道：“你老爷亲自眼见，尔等还敢乱道！空口问贼，焉肯实说？喝打！”吏役差人等随即答应：“是！”每人重责三十大板！”皂役不敢怠慢，每人重责，登时打完。众人望上叩头，求大人施恩。贤臣吩咐人役，由众人之中挑选几个，枷号在冲要之处，示众三个月。从此扫米之人都知利害，粮米堆在地上，无人敢动。大人又将书

吏传来,随吩咐出示晓谕:车船之上凡运粮米,不拘水陆,粮米到仓,监督收阅,查足数目,再瞧看成色过斛,倘有成色不好,斛口不足,将押运官同船户车夫一齐治罪。书吏拟写已毕,钐上巨印,派人粘贴要路。

大人退堂,关太、王殿臣、郭起凤进内参见。大人说:“你等三人,明日出衙,分路前去暗访,如有贪官污吏、恶棍土豪,把持仓中之事,播弄是非,并水陆路上窃粮盗米之徒,访明速来禀报。倘若遇着,即刻锁拿。”三人领命,各去查访。大人闷坐书房,正思仓中私弊该如何办理,关小西与王、郭三人约在一起,走上前来,与大人请安,站在一旁。大人坐上问道:“你等三人在水旱粮道查访的事体如何?”三人见问,躬身禀道:“小人等前去各路查访,凡官吏、车夫、船户,现今都惧大人法令严整,不敢私弄情弊。”关小西禀道:“小人风闻一件奇事,查访确实,特来禀报大人得知。”贤臣连忙问道:“你等三人不知风闻何事,细细说来。”小西上前禀道:“小人打听,乃是八旗放俸的王公贝勒与官府人等,各旗掌档子领催,串通通州仓厂书吏花户作弊。每逢二八月开仓,必出许多夹空黑档子。小人们特来禀明大人,候开仓之时,好留心密访严查,以除此患。”贤臣说道:“既然查访确实,必须禀明,无论公、侯、伯、贝子、贝勒,只确说来。他果然是扰乱妄行,你老爷自有办他们之法,管教他情甘认罪。”不知关小西到底说出何人?且听下

回分解。

第二回 访恶霸仓廩除害 行善事罗汉临凡

且说施公听关小西一番言语，忙问道：“你三人访出仓上弄弊之人，不知是何人？姓甚名谁，住居何处，只管说来。”三人见贤臣究问此事，小西回道：“大人若问根由，提起来这些人名头俱都不小。皇亲索国舅有一个管家，姓路名通，五府六部衙门俱都相熟。夙日结交官吏，勾串仓上花户，逢二八月开仓之时，暗行舞弊，诸事横行，黑档子米，竟敢大车小辆任意运出仓门。还有几人都是八旗满蒙汉京都著名的，横行霸道，仗着皇亲国戚府门上管家太监时常往来，所以大胆胡为。有一人名叫常泰，也是国舅府中的恶奴。满洲骁骑的阿达敦，蒙古领催花拉布，外号人称燥达子；一名额士英，汉军领催，外号钻仓鼠。这些人手眼甚大，合仓大小官吏皆通，黑档米出来的实系不少。小人等访查俱已是实，并不敢妄言。大人必须在开仓之先，早作准备，何以去其私弊，使这些土豪恶棍惧怕大人法令，仓内之事自然严整。”贤臣听罢，满面带怒，连连说道：“可恨哪可恨！仓库乃国家重地，此等之辈竟敢如此胆大欺心，作此蒙弊之事，实属目无法律。我施某若不治绝这些恶奴，我空食国家俸禄，再不能与国家出力，与军民人等除害。似此等之

辈,本官自有办法,你等三人速去照常四处访查办事要紧,千万口角严密,不可走漏消息,紧防漏网之輩。候开仓时擒住恶棍,严刑审讯,重责不恕。那时事毕之后,你三人再加升赏。”关小西等听罢,连忙答应,转身出了书房,仍然各处查访。三人去后,施公坐在书房,吩咐施安取了一套《纲鉴》观看不提。

且说通州城北出了一宗奇事,此庄离城三十里路,地名叫圣义村,村中有一家姓刘,只有夫妻二人,家中稍富,娶妻郝氏,素日吃斋念佛,广行善事,方近的人多称为“刘好善”。半世无嗣,年至四十岁忽得一子,夫妻甚是欢悦,以为有了后人,更加修德,诸事谨言慎行。老夫妻总要教训儿子成名才合心意,不料长成是个傻子,夫妻因此闷闷不乐。郝氏时常含泪叹气,刘好善劝说郝氏,随说道:“你我总要望长处想,常言说:有子莫嫌愚,愁闷也是无益于事。你我虽然子傻,尚不绝祖上香烟,倘然你我死后之时,任他去罢。凡人生天地间,各有一定的造化,儿女不能替死,总然千思万虑,也难逃幽冥之鬼,无儿女的也不过如此。哪里黄土不埋人?你今太多此一举。”郝氏听罢,只得忍泪含悲道:“夫主,我岂不知眼前欢乐终归土,谁能替死见阎君?话虽如此,可惜你我吃斋念佛修了傻子,看来总是无报。”好善说:“贤妻言之差矣。常言道的却好:一人总有一人的造化,又何必多虑?”夫妻正在闲谈,忽听门响,傻子叫声:“妈呀,我饿了,吃点斋儿!”连喊带走,进得门来,站在夫

妻面前，直是哈哈傻笑。夫妻看罢，不胜郁闷。

又过了几年，老夫妻双亡，村中人怜此子憨傻，又念老夫妻行善，合村人帮助发丧。殡葬已毕，剩下傻子孤苦伶仃，村中现有三官庙，村中人公议将他送在庙内当和尚。庙中有位老和尚，年已七旬，把傻子收为徒弟。又过了几年，傻子长到十七八岁，还是人事不知，就是傻笑。老和尚教与他经卷，只会一句：“我的佛”。一日天色将晚，老僧命他关上角门，师徒二人在禅堂对灯而坐。老僧想起傻和尚自幼的苦处，不由点头叹息。老僧屡次的望他说话，全然不懂，就是傻笑不绝，却是心无二意。老僧正然思念傻和尚之事，暗自忖度，忽听门外边有人叩门。老僧只当是庄主前来闲坐，叫傻徒弟：“你去开门，问是何人叩门？”徒弟应声而去，来至角门，将门开放，问是谁打门。也不等人答话，望回就跑，对着师父只是傻笑。又听外面有人叫，老僧无奈，只得亲自出门去看，随问了一声，乃是借宿之人。老和尚望里面相让，抬头一看，原来是两个僧人，其俊无比。又细一看，却是一僧一尼。老和尚看罢，也不说破，叫声：“徒弟，你送他们二人在西配殿安歇去罢。”此时月色当空，不必点灯，老僧见傻子领到西配殿，刚转身要走，忽听女僧“哎哟”一声，口内只嚷肚疼。老僧走到门外，只见女僧坐在地上，老和尚连忙问道所为何故，那女尼言道：“到了临月之期，求老师父发一慈悲，借一席铺地。”老和尚听罢，暗自说：

“事已至此，哪不是行善？”叫傻弟子取了两个干草出来，交给他们。老僧与徒弟回到禅堂，不多一时，忽听小孩啼哭之声，老僧知女尼已是分娩，这才双手合掌，念了几声“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又叫徒弟熬了些饭汤，端着一同送至配殿。走到门首，只见殿门紧闭，老僧叫声“小师父开门”，连叫数声，并无人答应。老和尚心中纳闷：“莫非僧尼殿中自缢？待我瞧瞧如何。”随叫徒弟拿灯来，徒弟答应，端灯引路，老僧仍扶他肩膀来到角门，看了看各门都是闭着，只得复回到配殿门外，又叫数声，仍不见答应。正在猜疑，忽听殿内痰声响亮，老僧听罢，大吃一惊，说：“傻子快放下灯，来殿去救人！”傻子把灯放下，老师父双手把门推开进去，叫徒弟拿起灯来照看，并不见人影，满殿内却是香烟缭绕，耳闻隐隐有音乐之声。老师父纳闷，复又闪目细看，并不见血迹婴儿，连干草也都不见，地上并无别物。老师父叫徒弟：“你且带上殿门。”徒弟答应，刚要用手带门，只听门后草声响亮，老和尚忙叫拿灯来观看，只见门后一边一捆干草。老和尚暗想，这必是把孩子弄死，裹在草内，他二人逃走。随叫傻子打开草捆，忽闻一阵香气扑鼻，又一细看，内有一物放光。老和尚走至近前，原来是一部经典。老和尚看罢，心中甚喜，知是神佛所赐的珍宝，连忙念声“阿弥陀佛”，打开看时，上面并无字迹。老和尚暗自吃惊，说道：“奇怪。”那知这经是刘好善善心感动菩萨点化送来的。傻子本是

罗汉一转,一人得道,九祖升天,刘好善夫妻一世行善,所以感动神佛罗汉下界,是以神人送来金字真经点悟他。老和尚不知,拿着经卷落泪,说是无缘,为何经卷无字。傻子一旁站着哈哈大笑说:“师父,那上面不是一些大黄字,怎说无字,对着他哭呢?”老和尚听罢,忽然醒悟,暗说:“是了,这经原来是傻子的造化。”想罢师徒回至禅堂,将真经供在佛龕之内,虔诚拜毕,天已将明,老僧坐在炕上,因夜间受了风寒,第二日便就卧病不起,不多几日,竟自呜呼哀哉,合村公同帮着傻子殡葬已毕,从此庙内只剩他一人。这傻子自得了金字真经,暗有神圣传法,教会他这部经典,傻和尚日夜焚修,便得了佛法,深明道理,往往说些个隐语。村中人看不透,只当作疯颠傻话,全不理论,和尚也不肯明彰异迹,终日在庙傻说傻笑。

这年到了康熙四十三年,天下大旱,直至五月中旬尚未落雨。军民人等着惶,各处督抚恭摺表奏,圣上览罢降旨:御驾亲临,拈香默祷,王、公、侯、伯、五府、六部、十三科道各衙门文武官员俱各沐浴候随圣驾,京都庵观寺院僧道尼跪捧皇经。又颁行天下,各省禁宰杀,一体叩祈甘雨。顺天府转详各州府县文武官员,于各庙宇设立雨坛,使高僧高道叩拜神佛,各衙门一体遵办,禁荤食素。

且说贤臣在通州会同合郡官员连忙派人到城隍庙设下雨坛,僧道扬幡挂榜,法器齐鸣。僧道上坛各捧真经;贤臣蟒袍